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 Consonant and lexical tone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two Chinese dialects

Shi, M.

### Citation

Shi, M. (2020, June 4). *Consonant and lexical tone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two Chinese dialects*. LOT dissertation series. LOT, Amsterdam.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92884>

Version: Publisher's Version

License: [Licenc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clusion of doctoral thesi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92884>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Cover Page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handle <http://hdl.handle.net/1887/92884> holds various files of this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Author:** Shi, M

**Title:** Consonant and lexical tone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two Chinese dialects

**Issue Date:** 2020-06-04

## 中文撮要

本论文旨在调查黎里吴语及双峰湘语中出现的辅音与声调的交互现象（C-T 交互）。词首辅音（汉语中通常体现为声母）和基频（ $f_0$ ）的交互现象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就声调语言而言，高调通常与清声母共现，低调则通常与浊声母共现。这种共现类型一般被称为“清高浊低”模式。但本文所报道的汉语方言材料并不支持该种普遍观察到的模式。

在具体讨论黎里吴语及双峰湘语这两个方言的 C-T 交互前，本论文分别对每个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以便读者能够尽早了解该方言的特定研究背景、相关术语及具体现象。

**第一章**引入本论文的研究话题，即，黎里吴语及双峰湘语中的 C-T 交互现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采用了以语音性质为基础的研究方法（property-based approach），旨在弥补前人研究中存在的语言采样及方法论上的不足。

**第二章**为对黎里吴语语音系统的描写。本章通过一些较新的研究方法，分别讨论了黎里吴语中的音段及超音段（主要是声调）特征。本章主要有四大发现。首先，黎里吴语中有 8 个单字调。基频数据显示，在特定调类中（中古非平声调类），清送气声母后的基频明显下降。该种下降导致清送气声母后的声调与清不送气声母后的声调产生分化，即所谓的“送气分调”（aspiration-induced tonal split, ATS）现象。“送气分调”现象打破了大多数吴语中“清高浊低”的共现模式。黎里吴语的数据明确显示，清送气声母可以与低调共现。第二，清浊擦音可以通过时长特征来区别。清擦音摩擦时长的占比显著高于浊擦音。第三，两个前高元音应被描写为 /i/（如，/ti<sup>3</sup>/ “点”）和 /i̥/（如，/ti̥<sup>3</sup>/ “底”）更为适宜。相较于 /i/，/i̥/ 拥有更为靠前的收紧点。第四，黎里吴语中有两个自成音节近音 /ɬ/（如，/sɬ<sup>1</sup>/ “丝”）和 /ɬ̥/（如，/sɬ̥<sup>1</sup>/ “书”）。相较于 /ɬ/，/ɬ̥/ 带有明显的舌叶及圆唇特征。

**第三章**探讨黎里吴语中的 C-T 交互问题。针对前人文献中存在的两大议题，本章进行了控制实验。该两大议题分别是：第一，“送气分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音变（如，石锋，1992），抑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音变（Shen, 1994）？第二，共时上与“送气分调”联系更为紧密的是送气特征（如，赵元任，1928）还是气声特征（如，朱晓农、徐越，2009）？本章的实验结果显示，“送气分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音变，

它的出现受到中古调类的制约（只出现在非平声调类中）。这种模式稳定存在于代际间。就第二个议题而言，实验结果显示，送气和气声在共时上与“送气分调”都没有直接联系。年轻人浊声母后的气声正在逐渐消失，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音变。这或许是由气声在区别三分声母中的冗余地位造成的。

**第四章**为对双峰湘语语音系统的描写。本章主要有四大发现。首先，浊声母有多种语音实现，主要包括常态浊音、清不送气音及内爆音。第二，/n/和/l/仅在前高元音/介音（/i ɤ j/）前构成对立，在其他成分前合并。第三，双峰湘语拥有三个对立的后高元音，即，/o/（如，/bo<sup>2</sup>/“爬”）、/u/（如，/bu<sup>2</sup>/“婆”）和/ɥ/（如，/bɥ<sup>2</sup>/“蒲”）的对立。除了共振峰的区别以外，三者还能够通过唇形区分。/o/和/u/拥有凸唇特征，圆唇性更强；而/ɥ/主要体现为展唇特征。第四，若以响音声母后的基频为参照，浊声母与清送气声母后的基频明显降低，而清不送气声母后的基频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或较小）。该情况出现在所有调类中。

**第五章**关注双峰湘语中的 C-T 交互问题。本章主要探讨清浊声母（清不送气、清送气、浊）与低升调共现的具体语音性质。前人文献多认为双峰湘语中只有一个低升调（第 2 调）。该调能同时搭配清浊声母（如，赵元任，1935 [杨时逢，1974]）。这种现象被称为“异纽同调”（initial-associated tonal merger, ITM）。但是，朱晓农和邹晓玲（2017）认为，第 2 调并不是一个调而应该是两个调，分调的依据是清浊声母的发声态区别（常态-/24/，气声-/13/）。本章的实验结果显示，前人的结论都不全面，低升调与清浊声母共现的语音条件并不固定。这主要体现在代际间浊音起始时间（voice onset time, VOT）与接触商（contact quotient, CQ）的不同交易关系（trading relationship）。在低升调与浊声母共现时，老年人产生的实现为负 VOT 的字更多，时长也更长，元音气声（通过 CQ 体现）则较弱；但年轻人产生的实现为负 VOT 的字较少，时长也更短，但元音前半部分的气声反而增强。

**第六章**首先总结了前五章的主要发现，接着讨论了这些发现的类型学意义。总体而言，清送气声母能够和低调共现。气声过渡段外加送气带来的不规则噪音为清送气声母后出现低调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该发现与“清高浊低”模式中只有浊声母才能与低调共现的规则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所谓的浊音音位或实际语音上的带声与低调/声调降低都没有必然联系。此外，本章还尝试将黎里吴语中的“送气分调”现

象与其他语言中（侗台语和赣语）所发现的类似现象进行比较。在讨论完类型学显著性后，本章试图从 C-T 交互的角度出发，重新检讨吴湘关系。吴语（黎里）和老湘语（双峰）的确都继承了中古汉语塞音/塞擦音三分的音系特征，但就该特征的后续发展来看，并无法找到共享创新（shared innovation）。因此，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支持所谓的“吴湘一体”假说（桥本万太郎，1978）。最后，本章讨论了两个方言中喉部时序（从 VOT 的角度）与发声态（从 CQ 的角度）在标识浊声母时展现的不同的交易关系。这些结果显示，亚洲声调语言在实现喉部发音对立（laryngeal contrast）时，音征加权（cue weighting）可能存在不同的变化路径。